



世界反法西斯 文学书系

中国卷

7

重庆出版社

世界反法西斯 文学书系

重庆出版社

(川)新登字 010 号

责任编辑 杨希之
封面设计 金乔楠
技术设计 寇小平

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 47
中 国 卷(7)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4.5 插页 6 字数 609 千
1994 年 12 月第一版 1994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数:1-1,700

*

ISBN 7-5366-2507-3/I·497
定价:30.00 元

顾 问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卞之琳 冯 至 艾 青 孙同川 罗大冈 林 林
林默涵 季羨林 萧 秧 萧 乾

编 委 会

总 主 编：刘白羽

副总主编：叶水夫 沈世鸣

(以下以姓氏笔画为序)

常务总编委：吕同六 吴元迈 张 羽 陆梅林 黄宝生

总编委：

马 烽	王央乐	王佐良	戈宝权	叶水夫
叶君健	包文棣	冯亦代	刘 宁	刘白羽
刘绍棠	朱 虹	朱子奇	吕同六	孙家晋
孙绳武	许磊然	沈大力	沈世鸣	李 芒
李文俊	李书敏	李明滨	李辉凡	李赋宁
杜 埃	陈 桑	杨燕杰	吴元迈	张 羽
张 黎	张敏生	陆梅林	范大灿	周宗贤
周珏良	林洪亮	柳鸣九	草 婴	施咸荣
殷 白	袁可嘉	夏树人	秦顺新	高 莽
高慧勤	钱善行	鹿 金	黄宝生	蒋际华
董衡巽	蒲华清			

中国卷编委会

主 编：陆梅林 殷 白

编 委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：

王 火 史 莽 江晓天 邹荻帆 陆梅林
胡 可 殷 白

中国卷选编者（以姓名笔画为序）

小说：王 火 孙 吴 江晓天 杨希之 陆梅林
殷 白 黄 伊

纪实文学：史 莽 何 生 陶士和

散文杂文：史 莽 郑择魁

诗歌：邹荻帆

戏剧：左 莱 胡 可

内 容 简 介

本卷选收了中国反法西斯题材的中短篇小说 40 篇。这些作品大多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这类题材的代表作。杨逵的《送报夫》倾诉了台湾地区人民在日寇铁蹄下的苦难和反抗。萧红的《生死场》写出了东北沦陷区人民奋起抗日的情景。碧野的《乌兰不浪的夜祭》写内蒙古抗日游击队驰骋疆场、杀死内奸的故事。柯蓝的《洋铁桶的故事》写山西民兵杀敌建政权的艰苦历程。峻青的《马石山上》写 10 名八路军战士为保护老百姓而英勇牺牲的事迹。

编辑凡例

1.《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》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套全面、系统地介绍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优秀文学作品书系。

2.《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》按国别和地区分卷,共52卷:苏联10卷,法国4卷,德国、奥地利4卷,美国3卷,意大利3卷,日本2卷,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拉丁美洲2卷,英国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加拿大2卷,欧洲多国2卷,东南亚1卷,阿尔巴尼亚、罗马尼亚1卷,波兰1卷,保加利亚1卷,南亚、西亚、非洲1卷,南斯拉夫1卷,捷克斯洛伐克、匈牙利1卷,朝鲜1卷,中国12卷,国名和地区名除个别例外情况,一般用该原著初版时的国名。

3.本书系侧重选收本世纪30—50年代出版的、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作品,对个别有代表性的作品,在时限上有上溯或下延。体裁限于小说、诗歌、戏剧和纪实文学。中国卷另收有散文、杂文。

4.本书系中所收入的译著大部分是根据原著新译的,部分已出版过的中译本,均经过重译或修订。

5.对有多部重要作品的作家,原则上选收其一部。凡收入的作品,一般附有该作品版权记录及著、译者简介;节译作品附有内容介绍。

封面图：
和平鸽
毕加索 作
装帧顾问：
张守义
装帧设计：
金乔楠

目 录

编辑凡例·····	1
最后列车·····	〔中〕张天翼 1
送报夫·····	〔中〕杨 逵 17
生死场·····	〔中〕萧 红 48
宝祥哥的胜利·····	〔中〕小 梅 135
不屈的人们·····	〔中〕岳 荻 145
没有祖国的孩子·····	〔中〕舒 群 153
□□□纪念堂·····	〔中〕宋之的 172
生与死·····	〔中〕白 朗 182
一颗未出膛的枪弹·····	〔中〕丁 玲 195
福地·····	〔中〕李辉英 205
“差半车麦秸”·····	〔中〕姚雪垠 216
刘粹刚之死·····	〔中〕萧 乾 229
三水两农夫·····	〔中〕欧阳山 241
胡子班长·····	〔中〕芦 焚 250
螺蛳谷·····	〔中〕端木蕻良 256
荒村之火·····	〔中〕王平陵 273
证明文件·····	〔中〕张恨水 282
受难者·····	〔中〕艾 芜 292

回炉货.....	〔中〕丰 村	309
为了祖国的成长.....	〔中〕罗 洪	327
大风雪里.....	〔中〕师田手	336
友军的营长.....	〔中〕丘东平	345
枪.....	〔中〕刘白羽	349
乌兰不浪的夜祭.....	〔中〕碧 野	366
地雷.....	〔中〕柳 青	405
我们的喇叭.....	〔中〕鲁 彦	429
饥饿.....	〔中〕田 涛	440
虚惊.....	〔中〕茅 盾	470
梅子姑娘.....	〔中〕谢冰莹	480
大旗.....	〔中〕杨 朔	498
老女仆.....	〔中〕骆宾基	521
残缺者.....	〔中〕梁山丁	537
先生妈.....	〔中〕吴浊流	545
地雷阵.....	〔中〕邵子南	557
洋铁桶的故事.....	〔中〕柯 蓝	585
鸡毛信.....	〔中〕华 山	663
五月之夜.....	〔中〕王 林	690
不屈.....	〔中〕李南力	698
马石山上.....	〔中〕峻 青	719
湘江一夜.....	〔中〕周立波	755
后 记.....		776

〔中〕张天翼

最后列车

都市在喘息。大地的脉搏在急跳。

臭虫似的铁甲车。榴霰弹。四十二生的炮口。轰炸机。殖民地民族的血与肉。骄傲的旗：那图样像只横剖面的咸鸭蛋。

兵工厂门口有十来个大字：

“……入……射杀……”

中间夹着些三点水，人旁，一竖带一点，那些个怪字。

大街上堆着尸。沟渠里滚着血。风挟着血腥溜到每个城市，每个乡村。老百姓预备逃。老总们的脸绷着。

“妈勒巴子，咱们干吗不跟鬼子干一家伙！”

“你不干他干，北大营的弟兄可不是全给打了靶！”

“操你哥哥，这回沈阳的老百姓死得可不善。”

他们知道世界上有些好人，也有些坏蛋。可是他们并不愤怒：顾自己都来不及，谁有这闲心情为别人生气！

“鬼子还得上咱们这儿来哩。老疙瘩^①你信不信？”

老疙瘩开枪似地一口唾沫，吐到了墙上，慢慢往下流，像条蜒蚰。

① 老疙瘩——最小的那位，犹“桃园三结义”之张飞三爷也。

“唔，来！”

鬼子准得上这儿来：这儿离沈阳不过二百多里。

“老赵你怕么？”

“怕？操你哥哥，老子不是什么小舅子，怕鸟。小舅子才怕哩。”

这天晚上刮风：刮起的沙子差不离有鸡蛋那么大。

“嘿，刮风啦。……听说鬼子抄了几万万两金子去，他姐儿的，几万万两！”

“梁桂堂说话老是上气不接下气的。”老赵瞌睡着声音。

“老赵你要是有那么些金子你先干什么？……明儿得下雪。……嘿，风刮得不善。……老赵，他们那么些金子哪儿来的，你说？”

老赵可呼啦呼啦睡着了。

半夜，突然吹紧急集合号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大家一个劲儿起了床：这成了种本能了。

号声给风刮得一高一低。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谁知道！”

“三点钟吧。”

“妈糕操！”

他们骂是骂着，可是半夜里行军并不算回事。

风刮得脸子疼：不知道是因为沙子打着疼，还是因为冷。手没了知觉。腿子发麻。手跟脚都不是自己的东西了。

又吹号，颤着个嗓子叫口令。做梦似地怎样一来，大家把腿子抬起来走。

“操你哥哥，别踹着老子脚。”

什么全瞧不见。脚步声。身上悬灯似地挂着那些捞什子叮冬叮冬响。急促的呼吸。你这儿要是不用耳朵，你就得落了队伍，也许你一个人会走到火星上去：他妈的谁还认得路！天更黑了，黑得

空气都凝成了固体；你嘴一张就得咬下一块空气来。

“老疙瘩，咱们给谁打败了？”

“打败了？”那个不耐烦地。

“不打败干吗半晚上退兵？”

另外一个人插了进来：

“怕鬼子兵。”

“老赵么？……干吗站住了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有谁掉了鞋。”

他们听见前面有跑步的声音，他们也就跑着。

“Hey，别推！”

谁也不知道推着了谁：跑着跑着，忽然胸脯子就撞着了别人的背脊了。前面那么一喊，后面才恢复了常步。

到天快亮的时候，他们到了个小镇的车站上：车站给这一团人的脚挤得满满的。

每个人鼻孔耳朵全被沙土塞住。要是有谁牙齿碰牙齿，你老远地就得听见他嚼着沙子响：格拉格拉地像吃小米。

站里没有车：全给退却的军队扣走完了。

团长跟营长们跟些参谋什么的呆在站长室，弄些什么在烧着。

“前面的车子怎么啦？”团长皱着眉问站长，脸子兴奋得成了白色。

“调好了就开。”

“要多少时候？”

“开了车，三十四分钟可以到了。”

团长还想问什么，可是没说出来，只咕噜了一句：“奶奶雄！”

营长们跟那些参谋张着空洞的眼：瞧瞧那矮个儿的站长，又瞧瞧那野牛般一大胚的团长。要是在往日，他们也许得暗笑站长的矮，可是这时候谁也没这心情。他们神经脆得可以敲响，随便怎么

一来就得断的。外面的风声老叫他们想像到是大批的军队跟臭虫似的铁甲车——车上画个咸鸭蛋黄。

那位团长把他那大胚躯体在屋子里移来移去。脑袋俯着，在赏鉴自己那对八字脚。……

哗啦！

“怎么啦？”

谁的呼吸都给停止，血也给凝住。

“老百姓的屋倒了。”

“奶奶雄！”报复地骂了一句，又轻松地踱了起来。

屋子里的人沉默着。有种不幸的预感在他们肚子里跳动。过不一会儿团长又问站长，车子干吗还不开来。

“再打电话去问问看，车子怎么着。”

老实说，定得上了车，而且车子进了关内，才有把握说：“死不了。”

可是见了鬼，车子老不来。

团长肚子里滴溜着：干吗上面偏偏拣这么刮风的一天下令退却？干吗一到站就听见倒屋子的事？奶奶雄的可别扭：许是个什么预兆。

他停住步子，独白着：

“倒得好，倒得好：活该！”

别人都把眼睛里装上了“？”瞧着他，可不敢问他。

接着团长又来一句——

“九月里就那么冷！”

团长是山东人。山东没关外那么冷。

站长室外面那些弟兄们在嘈杂着。团长想叫他们别吵。可是又想听听他们谈些什么。可是听不明白。屋子里沉默着。团长瞧瞧钟。

“干吗车子还不来？……贻误军机，奶奶雄。……再打电话！

……叫他们别吵！”

弟兄们渐渐闭住嘴，像一阵风慢慢地远去。他们也小心地听着不知哪间屋子里的电话，他们知道全团的性命全挂在这电话上。

“车怎么老不来？”低声地问。

没答的。

“操你哥哥，还是调车：调了那么些时候！”

“老是退：妈勒巴子退到这儿等车。”

“干吗不打？”

“谁知道。许是舍不得打。……梁桂堂，给你爷爷抽一口。”

梁桂堂把抽着的烟卷给了那个。

“只许抽一口……小舅子帮小舅子，还打？……抄去几万万金子：两万万还是三万万，老赵？”

老赵用手把脸子抹了一下。

“谁知道，反正够发五百年的饷。可是咱们一子儿也没捞着。他妈的倒送给了鬼子：反正什么全送给鬼子得啦。一面送，一面要咱们别打，反正鬼子只杀老百姓。”

“是啊，你瞧咱们脏主席，他可没给打坏。”

他们谈着，像谈到秦桧似地生着气：只是生气，没有别的，因为秦桧跟他们没什么直接关系。

他们背靠背坐在地上。睫毛跟眉毛上堆着沙土，像花上钉着的朝露。

梁桂堂揉着眼：可把手上的沙揉进了眼里，越揉越别扭，娘儿们似地淌下了泪水。他使劲眨着眼，小着嗓子问：

“现在咱们脏主席在哪儿？”

“听说做了鬼子的官。”

“妈糕操，他们到哪儿都有官儿做，有子儿赚。……得啦，老疙瘩，你抽够了没？”

从老疙瘩手里抢下那截烟卷，弄熄了装到自己口袋里。

老赵闭上眼。老赵是怎么也睡不够的。

“他妈的火车要多咱来？”

这个等待可真别扭。谁也想不到别的，只望着车子快点来，得在车上好好睡他妈一觉。他们都幻想这挂火车有几十辆，是有板凳的三等车，有盒子似的货车。他们忘了那没遮没盖的煤车。

梁桂堂想着不知是两万万还是三万万的金子，想着老疙瘩说的北大营的三个营长对弟兄们跪着的事——他有点信不过。

“老疙瘩，你说的真跪着么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北大营的营长。”

“唔。”

“嘿，跪着。”

老疙瘩伸个懒腰，满不在乎地说：

“事情闹别扭啦，管不着官长不官长，不跪怎么着。”

又伸第二个懒腰。

“弟兄要打，上面有命令不叫打。营长怕违抗命令也得给毙了，当然只得对弟兄跪着：叫别打，服从命令。”

另外有个瞌睡的声音插了进来：

“操你哥哥，可是三营弟兄还是给鬼子打了靶。反正总是死：打也死，不打也……不打也死……操你哥哥！”

他们便谈着打不打的事。老疙瘩说要是他早打了。老疙瘩那劲儿很像在谈一出戏。

“干吗不打？”梁桂堂问。

没人答梁桂堂。梁桂堂就咕噜了一句：

“车子还不来！”

大家又听见电话响。怎么着，前面一站已经把车子开来了吧。可是并没。

所有的人都打寒噤似地一冷。大家望车子来，可是老不来。他

们疲倦，可又兴奋。他们这回没开过一枪，没砍杀一回，可是都有吃了败仗样的心情：那么紧急命令退却，半夜里喝着风沙跑腿，那么急地等车子来。

车子直到这时候还见不着影子。

“操你祖宗，前面站上车子总不止一挂：随便开一挂来不就得了么？”

有几个弟兄沿着铁路往北走：听着，瞧着，又伏到铁轨上去听，虽然自己也知道这是傻玩意儿。

“来了没？”

“没。”

于是又去第二次。

团长是把心提得高高地放不下来，嘴里老进出“奶奶雄”，肚子里想枪毙了这矮站长。

“来了没？”

“没。”

这是第十来次听铁轨了。没劲儿地问，没劲儿地答：仿佛问这“来了没”只是应应景的。

大家这么急盼车子来，可是因为他们有点儿怕？

不是怕。只是事前一点不知道，突然地要在半晚上行军，一口气走到这车站，忙乱得使人没工夫去想下一秒钟的事，也没工夫去理解这整个的事件。这么急急忙忙一来，把他们的世界缩小了，他们只能想到最目前的事：等车子来。他们连愤怒的时间都没有。他们像做梦似地在号声和口令下面活动：他们不知道自己在活动着些什么，也从没想要去知道。现在他们在干吗：在等火车，等火车就只是等火车：他们只望火车马上就来。

“妈糕操，还不来！”

大家都像老赵似的疲倦：上眼皮老要掉下来。他们都半睡半醒地只当自己是吃了败仗，跟从前败了一样：连夜地奔，挤上火车，迟